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 11 時 30 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司徒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何敏嘉議員

劉慧卿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O.B.E., J.P.

李華明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婉嫻議員

鄭家富議員

鄭耀棠議員

張炳良議員

何俊仁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羅祥國議員

羅致光議員

李啟明議員

梁耀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莫應帆議員

吳靄儀議員

顏錦全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健成議員

謝永齡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任善寧議員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黃震遐議員，M.B.E.

田北俊議員，O.B.E., J.P.

鄭明訓議員，J.P.

張漢忠議員

蔡根培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羅叔清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K.B.E., O.B.E., J.P.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文康廣播司周德熙先生，C.B.E., J.P.

憲制事務司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 生福利司霍羅兆貞女士，O.B.E., J.P.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J.P.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J.P.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C.B.E., J.P.

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先生，C.B.E., J.P.

庫務司鄭其志先生，J.P.

工商司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司林煥光先生，J.P.

經濟司葉澍堃先生，J.P.

工務司鄭漢生先生，J.P.

政務司孔郭惠清女士，J.P.

運輸司梁世華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總督彭定康先生依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等候總督進入會議廳。

秘書：香港總督。

主席：各位議員現可向總督提出質詢。在獲得答覆之後，可提出一項簡短之跟進質詢，但由於實在有太多議員想提出質詢，所以只可限於要求闡明該答覆不明之處。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我不是要提出問題。我只想說我們以往在政改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見，但這些都已成過去。我只想祝你回到英國後一帆風順、身體健康。你的政黨，即保守黨，極需援助，我想你必定可以作出貢獻。祝你旅途愉快。

主席（譯文）：我想提醒議員這裏不是下議院。

李鵬飛議員（譯文）：你剛才沒有制止我！

總督答（譯文）：我感謝李議員的仁厚言詞，並且要稱讚他那敏銳的觀察力。他認為英國保守黨需要一些幫助。我也希望這是上帝可以幫的一個忙。

但容許我這樣回應李議員，他剛才的言詞說明了過去 5 年來我觀察政治爭論和對答時其中一樣我認為最印象深刻的東西，那就是很多人對香港最重要的問題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很多時候會出現分歧。但令我留下印象的是香港的政治對話是以溫和、負責任的方式進行，而且其仁厚的精神是我在其他地方從沒有見過的。

而第二件我相信是千真萬確的，就是議員不論在會議廳發表甚麼意見，他們全都會將香港的利益銘記於心，雖然我偶然可能會不同意他們為維護香港的利益而採取的方式。

我渴望將來可以在地球另一邊的這片樂土再和各位議員和其他人士見面，我也希望我重來香港時會與李議員見面。剛才我看見這麼多議員舉手，忽發奇想，如果今早的問題太多，或許下個月可以再回來多答一些問題。
(眾笑)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有很多重要事情需要發問，如果出現一些與本港事務無關的對話，我相信主席應該要作出裁決，因為很多議員還要提出很多重要的質詢。

主席：涂謹申議員，質詢是甚麼內容，主席並不能決定。

涂謹申議員：但那不是質詢，主席。

主席：若議員把它變成類似質詢的方式，我通常都會接受。李柱銘議員。

李柱銘議員問（譯文）：主席，總督先生，你離港在即，請問你最感遺憾的是甚麼事情？哪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你想為香港做而又未能做到的？

總督答（譯文）：或許我想完成的事在當時的環境下不可能做得到，但我希望能夠說服北京的領導人，讓他們知道香港並沒有甚麼值得憂慮，他們可以信任香港，可以對香港放心。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和履行《聯合聲明》的承諾，絕不是英國要在這裏埋下計時炸彈，而只是反映香港市民的意願，他們會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挑戰，使民主政制得以運作。

我懷疑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人們總是對香港最後一次的選舉安排提出爭論，除非我們完全依照中國所想和試圖作出能令中國感到安心的安排，因為這樣中國才會感到能夠控制大局。所以，或許我的目標和理想很大可能會落空。

我記得在 1992 年秋天見到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時這樣說：“只要你嘗試接納香港人的合法權益，便不會感到難於入手，也不會覺得香港人難以相處。你會發現他們會作出上佳的回應，因為所有香港人都希望過渡成功。”除非他們不想得到空前成功，才會表現得沒有理性。

所以，這就是我主要的遺憾。有一兩件事我想加作附筆，但我希望你不會以政治眼光把它變成斯特勞斯的最後四闕歌。或許在座有些議員是音樂學家，我這句話是為他們而附加的。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問：總督先生，其實你來港已有 5 年時間，我很同意你在某些方面，例如增加政府部門的透明度，使香港現在擁有一支有效率的公務員隊伍，以及要求政府訂立一些服務承諾等，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不過，總督先生也提出了政改方案，使香港在過渡期內面對非常多困難，加上有資料顯示，你在這 5 年內，大約有五分之一時間離開香港，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大減。你會否覺得，無論你做了甚麼好事，也不能補償在過渡期內令香港市民產生這麼大的矛盾激化？你會否在離開香港之前一刻作出反省，自己是否有愧於香港市民呢？

總督答（譯文）：我發現一踏入一九九八年選舉階段，民建聯的友好精神和互惠互利的情況正逐漸消失，不過，如果我是議員，我也不會太憂慮。毫無疑問，如果某位議員在下次選舉中失敗，他仍可以……即如鍾士元爵士所說 — 為推動民主而取得一席位！

如果葉議員把我在香港逗留的時間，和我到海外訪問以及在海外逗留的時間，與前任總督比較，便會發現我在港逗留的時間可能較他們的長，而且到海外訪問的次數也較少。不過，如果有人認為值得找一些可憐的公務員，放下手頭有實際作用的工作，做一些諸如搜集所有有關數字之類的工作，我也願意這樣做。即使這些數字能證明我所言屬實，葉議員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加以理會。不過，上次我翻閱那些數字的時候，確實顯示我所說的一切。

我感到非常欣慰，自我出任香港總督以來，本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以實質計算上升了 30%，出口上升 76%，投資上升 61%，以貨幣計算，我們的財政儲備上升了 65%，雖然這些成就不一定是由於我是香港總督而取得。我很高興，以實質增長計算，我們在教育開支方面的加幅為 32%，環境為 60%，衛生服務為 48%，房屋為 34%，社會福利為 88%。不知道葉議員想我在哪裏停下來吸氣？

如果他投資恒生指數而又比我幸運的話，他一定會樂於看到恒生指數由一九九二年的 5 500 點，上升至現時的 14 200 點左右。他也應該會樂於看到他的投資如此節節上升。他也會發現，政府的財政預算案連續 5 年減少稅收，增加開支，但儲備的數額卻不斷上升。我非常希望，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重投英國政壇，我可以再次取得這個紀錄，但大家不用屏息凝神。

主席（譯文）：我想那些我全都做過。（眾笑）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我想跟我的同事李鵬飛議員一道，祝總督先生萬事如意，我們隨時歡迎他日後重臨香港。

主席，我想問總督先生是否明白，雖然殖民地統治快將完結，但人們沒有強烈的反英情緒。我相信大家也認為這是可喜的現象。不過，當他離去的時候，他會明白香港人對於英國不肯給予我們英國本土公民資格和未能盡全力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感到失望，更因而感到憤怒和憂傷。

主席，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總督先生告訴我們他是否理解為何港人會這樣，亦理解為何日後若遇上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人權受到侵犯的情形，人們普遍會認為英國不會施以援手。總督先生，你是否明白為何港人有這種感受，你有沒有話要跟港人說，藉此向他們再次保證這只是誤解？

總督答（譯文）：我很明白那些感受。雖然劉議員不會期望我會說那些是有根據或總是有根據的感受，但我確實明白那些感受。我猜想，原因就是我在過去 5 年來一直嘗試用以管理香港政府的方式。毫無疑問，這種方式不是十全十美。

我十分希望英國政府和英國國會在未來日子，可以證明英國作為《聯合聲明》的簽署國，是真心實意的繼續對香港履行道義上的責任。而在這方面，我會非常樂意聽到首相和外相就香港的新政府發表聲明。

我想在這方面再更深入談一談。有些人批評英國外相，認為英國對外政策應該有一個道德架構。當然，英國外相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他一定明白當你這樣說的時候，你必定可以列舉一些在未來日子難以採用道德方法處理的對外政策的例子。不過，我不得不指出，我認為這似乎比相反的說法好得多，如果你在整體對外政策方面如此着重這一點，這在政策和繼續關注

香港所發生的事來說會有清楚的含意。

容許我以一、兩個在西非或東非發生的不一定相關的小例子補充另一點，那就是英國從來無須因歷史和條約而要負責在香港進行它正在做的工作。在其他非殖民地化的例子當中，有關的領土都已獨立。不過，這做法在香港行不通，而這個對於亞洲或任何地方來說均是最自由的城市，正要轉交給一個對英國和負責英國政策道義方面的人來說持不同自由觀念（以外交口吻來說）的主權國，而我也假定這是《聯合聲明》以這個方式擬定的其中一個理由。我從不相信，這些對道義的關注會被忽視，這些在《聯合聲明》中以文字載明與道義有關的事情會被淡化或變得空洞。

我想，即使人們遺忘了最後一位總督的名字很久，國籍、公民自由保障和民主政制發展的問題，仍會是有關英國對香港應履行的責任的爭論重點。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我只想提出一項跟進質詢。當我問總督他會做甚麼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將來會擔任甚麼職位。他甚至可能會成為首相。不過，無論他日後做甚麼，他可否告知香港市民如果他看到有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他自己會為我們做甚麼？

總督答（譯文）：我的妻子剛才恰巧建議我可以做甚麼。她帶領一班學童遊覽總督府的時候，一個小男孩這樣問：“彭定康先生是否真的會寫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她回答說：“不是，他會寫一本有關亞洲的書。”一個小女孩隨即舉手說：“彭定康先生是否會管治整個亞洲？”那可不是我現在的野心！實際上，我深信立法局從我今天早上的行為可以知道我現在絕無野心！

嚴格來說，我現在所說的也是很個人的意見，那就是我要小心取得平衡。如果數星期或數個月後，我充當評論員，逐項評論香港所發生的事，接聽《東方日報》駐倫敦記者的每一個電話（這是不容許的），或反複評論香港發生的事，便會對香港、我的繼任人和他的政府不公平。這會令香港市民認為我太冒昧，而且不大小心行使我仍要肩負的責任，儘管我對這個城市實際發生的事情的認識必定會日漸減少。

但在重要的問題上，我希望我可以繼續發言，支持香港作為一個繁榮和自由的社會。我也深信我會與社會上個別人士和其他人士保持聯絡，特別是我一旦停止以寫作維生的時候。所以，我打算與香港保持聯絡。但我再次指出，如果我在最初數個月便擔當香港的巡迴通訊員，人們便會對我的做法抱少許懷疑的態度。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問：彭定康總督的任期是由九二年至九七年。我翻查過資料，在九二年時，我的選區深水埗的樓價，是每呎低於 3,000 元，而當時半山區的樓價每呎大約 6,000 元。到了九七年，即 5 年後，現時深水埗的樓價是每呎 6,000 元以上，而半山區則超過 12,000 元，即上升了一倍。我知道通常興建樓宇，土地都是在 3 年至 5 年前批出的，換而言之，即在總督先生剛來港時，他有分參與決定批出土地。很巧合，九五至九六年是推出最少公屋單位的一年。輪候單位由從前的 15 000 個下降至 9 000 個，而私人樓宇單位則由以前的 26 000 個下降至 19 000 個。請問總督先生，出現這種情況，是否由於你太重視政治問題，而忽略了香港人最關注的房屋問題所致？若否，你認為原因為何？現在你快要離開香港了，你建議香港人如何解決房屋問題呢？

總督答（譯文）：我感謝馮議員發言告訴我們有關房屋問題的其中一面，但也僅是其中一面。讓我稍為分別談談價格、公屋供應和整體供應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明顯是息息相關的。

我只想就樓價提出一點概括的意見。我認為政府和社會人士擔憂樓價持續上升是完全正確的。世界銀行在 18 個月前公布的報告指出，中等入息的人要在香港擁有自己的物業，比在其他同類型的城市困難得多，令政府在解決市民置業問題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我出任總督期間，雖然市民置業的數字不斷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並不如我所希望的那麼大，又或許說並不是跟我所希望的看齊，而這部分歸咎於樓價，部分是其他一些我稍後會闡述的原因。

使樓市降溫特別重要，特別是在樓市變得過熱的時候，而這也是我們在一九九四年成功採取的措施，儘管當時有人批評我們的行動。最近數個月，我們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對付炒樓活動。我們亦已採取措施，協助防止透過空殼公司進行的投機活動，以及遏止了炒籌活動，並且確保以一個比以前更有條理的方式售樓。

雖然如此，我認為我們必須格外審慎，如果議員認為價格上升是一個問題，那麼，他們便應考慮樓價下跌時須面對的問題。根據我自己的一些政治經驗，社會不安最大的成因是房屋市場出現負資產。所以，不論現時的政府當局或日後的政府當局採取任何試圖緩和樓價的措施時，必須考慮投資者的信心，以及不要過分壓低樓價。如果按揭人士一年後發現他的按揭比他所持

物業的估價還要高，便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困難。

第二點，中期和長期的答案跟以往完全一樣。我們所持的論點是我們需要更多土地供發展房屋，以及供應更多單位。根據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一年的 6 年計劃，將會有 50 萬個單位推出市場，其中包括有資助性質的自置單位、租住單位和完全自置單位。我們也將未來數年供建屋的土地供應稍為增加至 587 公頃。

我並不是要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但馮議員也知道有關方面在九十年代初期作出決定，而這決定實際上是不鼓勵提供更多土地供九十年代中期建屋用途，而我們一直試圖糾正這個問題。

這不是簡單的糾正工作。其中一些解決方法可能需要馮議員支持一些不受他的選民歡迎的東西。而且，要應付像公屋租金水平的問題，需要很大的勇氣。要使香港發展更為開放和靈活的房屋市場，這個問題是其中一個有重大影響的問題。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問：主席，總督先生來港 5 年，被人冠以“為食港督”的美譽，因為他很喜歡吃東西。總督先生可否與本局同事分享一下他對食的心得？也許他可否用一道菜式來形容一下他離別在即的心情？

主席：不是“炒魷魚”便可以了。（眾笑）

總督答（譯文）：這問題真有趣！如果鄭議員要我老實回答，我會說我覺得自己吃得太多！自五月初開始，我不斷出席各惜別午餐和晚餐。因此，即使我一心要破壞漫畫家筆下肥彭的形象和以輕盈的體態告別香港，也因為那些慷慨請我共膳的人和我所品嚐過的珍饈百味而變得徒然。

我在香港締造了一些吃東西的紀錄，我將會永遠記得，就像攀山運動員必定會記得攀登艾加峰北面山坡的情形一樣。我曾經和科爾總理在一間非常著名的酒家共晉午膳，我只能說他沒有讓德國人丟臉。

涂謹申議員：主席，剛才的答案怎可能是與香港的公共事務有關呢？主席，這樣的質詢你也容許提出，你是否已更改了《會議常規》呢？稍後我們會一同吃飯，這些問題可以留待屆時提出。主席，本局現在應討論公共事務。

主席：涂謹申議員，質詢的內容由議員自行擬定，而答案的內容則由總督自行擬定。至於是否脫離了香港的公共事務，這在我和大多數議員的共識下，若覺得是與公共事務有關，就應該容許提出，這是不可以不容許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你是否裁決剛才那項質詢是與公共事務有關？

主席：我認為與公共事務一定有關。民以食為天，食一定是很重要的。（眾笑）夏佳理議員。

夏佳理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在涂謹申議員再次提出反對後，我真的不知道應提出甚麼問題，但我想說，李鵬飛議員除了向總督致意，也應向在公眾席的彭定康夫人及其家人致意。

此外，聽過總督澄清有關房屋市場的問題及清晰的意見後，我希望他下一次不會在我的選區參選。我只想問總督，在 5 年任期內，他認為哪一項是他最大的成就？

總督答（譯文）：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社會人士現已更具自信，也更能夠維護自己的權益。由於我相信市民應參與有關他們的前途的辯論，也許這種結果是這樣得來的。市民確實曾參與有關辯論，亦能清楚發表意見。

至於其他成就，我認為其他人的功勞更大。過去 5 年，公務員隊伍專業能幹、誠實正直、士氣高昂，社會人士大都認同公務員隊伍是香港的重要資產之一。只要各位放眼世界，便會發現有些地方的公務員隊伍被人視為笑柄，有些地方視加入公務員隊伍為貪污的途徑，也有人譖稱公務員為無能者。公務員隊伍能被視為社會上打擊私相授受、行賄貪污、以權謀私等行為的表率者，是非常罕見的。如果出現上述情況，香港社會的活力會受到破壞，香港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也不會成為全球成功城市之一。

在處理過渡期政治方面，公務員隊伍積極面對轉變，明白到他們須更負責任和更開放，公務員隊伍及他們的領導者站出來表明立場，更游說他人支持，他們的作為是值得欽佩的。一些前公務員也是值得讚揚的。前財政司便是好例子，他率先把立法局議員視作他的參謀，此後一直採用這種方式。

讓我再提出一點。只要英國國旗仍在香港飄揚，代表未來政府的人都會談及轉變的重要性，這是無可避免又可以理解的。我希望在主權變更後，連續性會更受重視，而公務員隊伍正是連續性的主要元素。

香港當然有問題存在，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們要改善房屋市場。毫無疑問，如涂議員今早有機會提問，他一定會發表一些意見。管治就像攀山一樣，在攀越一個山峰之後，總會發現前面還有其他山峰。無論如何，香港是非常成功、有秩序及管治良好的社會，我希望政府官員在政策發展方面，能夠繫記這一點。

主席：司徒華議員。

司徒華議員問：總督先生，在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中，我是空前絕後的一個人，提出譴責總督的議案，而且議案還獲得通過。現在你將要離開，你對這件事已經忘記；還是引以為榮；抑或仍然耿耿於懷呢？

總督答（譯文）：坦白說，我不可以告訴司徒議員，我已把該議案裝上框子掛在牆上。我與立法局關係密切，我認為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今天香港政治開放，代議政制不斷發展。我希望在7月1日後，行政長官不會做任何促使議員譴責他的事，但我也希望，如他犯錯或做了任何使議員想譴責他的事，議員仍然能夠譴責他。

我當然不想破壞今早大家心平氣和討論問題的氣氛，但我想指出，在150年殖民地統治臨近尾聲的時候，或許這是非殖民地化的唯一例子，但諷刺的一點是，以後只有更小而不是更大程度的民主。我的意思是，其他地方的情況往往相反。我既希望又相信，在不久將來，香港的民主制度將以自由、公平及開放的方式，恢復全面發展，司徒議員及其他議員因而可以動議任何議案。

主席：任善寧議員。

任善寧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認為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妥善規劃的策略，還是反映政府怠於管治呢？

總督答（譯文）：我覺得香港政府不算懶惰。這場辯論使我感到驚訝。我懷疑國際貨幣基金會有關香港的報告，是否跟有關其他經濟的報告相似。該報告將香港的經濟管理視為等同於在 Michelin 美食指南中獲得 3 朵薔薇的餐廳（再次提到食物）。多年來，香港社會一直向全世界顯示如何明智地管理宏觀經濟。

我們幾乎可以在香港讀到所有有關經濟管理的智囊團報告，而這些報告的內容都大同小異。還有一群非常有公眾精神的香港商人，出資支持一群哈佛經濟學者就香港經濟作報告。他們的結論是，有人認為香港的製造業基地已經成為空洞，香港經濟已趨疲弱，但這些講法都是無稽之談。他們指出，一直以來，香港的社會壓力、政治壓力及經濟壓力，較幾乎任何其他亞洲國家少，我們信賴市場力量，憑增值產品提高我們在市場上的地位，並將增值能力較低的製造業及較難創造財富的產品轉移到海外或國內。

因此，種種客觀測試顯示，在過去採用的盡量少干預的政策下，本港經濟一直管理得頭頭是道，而且，所有指標都顯示相同結果。今天的經濟情況跟 5 年、10 年或 15 年前所預測的情況不一樣。在此情況下，議員有何意見？議員會否認為，將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其他人的說話視為廢話，或遵循可行的方程式是明智的呢？

有些人似乎提倡給予工商界更多利益，而不應增加個人福利。這種做法是冒險，與亞洲其他經濟體系嘗試走的路背道而馳，使我有點擔心。議員只要看看韓國的現況及那裏的辯論便知一二。在亞洲及其他地方，只要人們將經濟視為政客及商人的合營企業，就無可避免地出現當地特有的貪污情況。這就是其他國家正在設法避免的。假如銀行貸款須視乎政治因素而審批，信貸由政客決定，商業決定由少數商人領袖及公務員或政客組成的香港法人組織作出，我們想不想在這種社會生活？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確實令人震驚。

因此我認為，雖然在興建科學園和更多工業村，改善培訓及再培訓，加強勞動市場的就業選配，作出各種干預措施，以及繼續嘗試改善教育質素等方面，大家仍有爭論，我不相信有人會支持由香港政客及公務員嘗試開始

管理經濟。我可以說，如果他們這樣做，香港的情況便會像其他地方的一樣 — 他們會將香港經濟搞得一塌糊塗。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的才能 — 回答任何棘手質詢的特殊才能，使很多人都欽佩你。我想測試一下你的才能。如可能的話，請誠實作答，並用兩句話說出，你如何評價大不列顛在 150 年殖民統治期間的表現，特別是在民主發展方面的表現。（眾笑）

總督答（譯文）：這是一項挑戰。

主席（譯文）：總督先生，何不用一句話？

總督答（譯文）：在我回答何議員的質詢之前，我想說一個故事。很久以前，一個美女在晚宴時坐在一向不多言的加爾文柯立芝總統身旁，她說：“我在晚餐前打賭，在用餐過程中我會令你說三個字。”柯立芝總統面向她說，“你輸。”

主席（譯文）：他只說了兩個字，我想他應該說：“我愛你”。

總督答（譯文）：兩句話？我認為香港是中國人令舉世驚訝的成功故事 — 第一句。但我認為這成功故事有英國的特性 — 第二句。讓我略為闡述一下，我認為英國藉歷史意外提供了一個架構，尤其是在過去 50 年的艱苦歲月中，讓這個地區的中國人 — 中國平民百姓，能夠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我認為任何公正的觀察員都不會否定，英國行政官員或法治精神在已發生的事情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同樣地，任何英國觀察員、任何前任總督及現任總督，看到有機會享有經濟及政治自由的中國人在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會驚歎。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最近數天，報章的熱門新聞是駐港解放軍領導人“關關”事件。陳佐洱先生說有些報道可能不甚準確。總督先生，我相信你透過你的司級官員，應該可以十分準確地了解這件事。香港市民……

主席：請你精簡一點。

何敏嘉議員問：……對這件事很擔心，如果有不守法的事件，日後我們的紀律部隊，無論是警察、海關或人民入境事務處的官員都很難做。總督先生可否告訴我們，在這件事情中，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你領導下的香港政府可以採取甚麼行動，幫助這些紀律部隊維持士氣，並消除市民的憂慮？

總督答（譯文）：我將發表的意見與其他有關因素關係密切。我對其他有關因素的重視，可能會令一些人感到意外。但我認為讓人知道過去數周及數月來發生的事情的整體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自從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先遣部隊來香港為7月1日駐軍抵港作準備以來，解放軍謹慎遵守越過邊境及檢查站的所有程序。他們交出非常準確的物品清單，也申請了所需的一切許可證，如電訊設備許可證。他們的整體行為是無可指責的。說過上述各點，我想提到一宗孤立的事件。

最近，傳媒廣泛報道一件事，坦白說，我認為事件的主要起因是語言問題，就是講廣東話的人與講普通話的人很難好好地溝通的問題。有關海關官員的做法完全恰當，我想提出兩三點意見。第一，我再說一遍，初級和較高級海關官員絕對按本子處理這事，我和當局都完全支持他們處理這事的方法。

第二，對我們來說，越過邊境的解放軍須繼續遵循所有既定的海關及入境程序。第三，解放軍亦如香港總督及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一樣，須遵守法律，這點需要特別強調。

今早，其中一份英文報紙的社論既膚淺又狹隘。該社論提出，香港政府已向海關提供領有通行證的解放軍車輛清單，換句話說，我們是以某種方式豁免他們接受正常海關管制。這不是臨時措施。我們仍然要求車輛須領取通行證，並將通行證張貼於車頭玻璃上。我們向海關發出領有通行證的車輛清單，是為了協助海關官員工作，將來我們應可避免類似事故發生。

我說這番話，包括提到發生這事的背景，是為了恰當地評價這事。可是，無論何時，人們都不能借故聲言自己無須受法律約束。

在機場，在英國自命尊貴威嚴的人，跟任何其他人一樣，都要接受身體及行李檢查；我也要接受相同的檢查，人人都要接受相同的檢查。這情況與有關事件相似。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包括解放軍都會從這件事中汲取教訓，我深信解放軍希望在香港得到好市民的美譽。我不相信他們對其他事情有興趣。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請問總督先生可否澄清，港府或海關是否收到正式投訴？又海關高層、政府高層或海關中層管理人員有否發出指令，解放軍過關時無須檢查？

總督答（譯文）：沒有，他們沒有發出這指令，如有這種指令，我、保安司及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會即時下令撤回這種指令。除了公平、公正地執行適用於所有人的規例外，並沒有其他指令。無論是解放軍或女童軍隊員，現有海關及入境規例對每個人都適用。

在專家會議上，各位專家交換了意見，那是專家交換意見的唯一場合，然而，解放軍及中國專家都清楚了解我們的意見。我只想重申我提到的第一點，就是除了這件事外，無論何時何地，解放軍都謹慎遵守所有規章制度。

主席（譯文）：問題是，有沒有抗議或投訴信？

總督答（譯文）：我沒有收到抗議信，但我知道在專家會議上有人提出抗議，我們已按照我剛才所說的規則處理該抗議。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問（譯文）：像各位同事一樣，我也想向總督致意，我特別希望總督將撰寫的書，一出版就成為最暢銷書籍。我有興趣看看總督筆下的中國是怎樣的。總督先生，也許你會同意，你在5年前初任總督時，對香港的認識有限。今天，憑着你取得的新經驗（可惜有時跟中國還有距離），若再給你一個機會，你認為身為香港總督，你能否以更巧妙或更成功的手法促進整體中英關係？

總督答（譯文）：這樣做最低限度的風險是會與香港市民建立惡劣的關係。我認為這樣做沒有好處。如果我按照港澳辦的要求行事，我可以與中國建立更良好及友好的雙邊關係。我敢說，我可以享受一、兩次暢游長江的旅程。

但是，我要付出的代價是出賣香港，坦白說，我認為不值得付出這種代價。

過去 5 年來，我一直在做我認為正確的，而英國政府也認為正確的事，也就是合宜的事。

讓我補充一點。我非常欣賞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經濟發展。對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消息。如中國的經濟成功故事得以延續，對人人都有好處。雖然中國在經濟方面很成功，但我認為，對於某些中國領導人視為敏感的政治問題，我不需要亟力保持政治正確，或躡手躡足地處理有關問題。我們沒有與其他國家建立這樣的雙邊關係，我也認為與中國建立這樣的雙邊關係是頗危險和有破壞性的。

我完全贊成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我也完全贊成中國成為全球最重要經濟及政治組織的理事會成員。但我認為中國應跟其他人一樣，遵守這個國際遊戲的規則。我知道我剛說的話有時並不受歡迎，但這是我今天想發表的意見。1992 年以前，在我與中國經常交手時，我已經有這意見。那時候，我曾與中國就最重大的優惠融資協議進行談判，其實，英國從未與任何人進行過有關談判。在我離開香港後，我仍會有這意見。此外，我會嘗試說服其他人，這樣對待中國是明智的。

主席：劉千石議員。

劉千石議員問：主席，最近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先生說中共的香港工委，即共產黨要遵守香港的法律，但他又提到，香港工委，即共產黨並沒有登記，所以是一個非法黨。港英政府沒有取替它，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中國作後盾，所以只得“隻眼開、隻眼閉”，不碰這個麻煩。請問總督先生可否告知我們，許家屯先生所說的是否事實呢？為何會有一個組織成為了非法黨呢？這種做法有甚麼後遺症呢？

總督答（譯文）：如我在過去 5 年來一直嘗試譴責共產黨，市民一定會認為我在挑釁，也會感到有點異乎尋常。人人都說面對現實是重要的。據我推測，50 年來，香港生活的一個現實是，有些共產黨員以地下活動、小組和透過聯合陣線等共產黨慣常的方式，在香港運作。但我認為將他們趕盡殺絕，對香港沒有好處。香港穩定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我們知道甚麼時候應隻眼開、隻眼閉。

我忽然想到，這是給將來管治者的好建議。這建議不單止與共產黨有關，還關乎他們可能不喜歡的一些事。其實，在政治及經濟事務方面採取盡量少干預的手段，是非常可取的。

我記得，在某個場合，我回答了一位想找出真相的女議員提出的有關質詢。有時候，我們都知道真相，然而，我們都知道不把真相說出來的好處極多。

主席：陸恭蕙議員。

陸恭蕙議員問（譯文）：主席，今天我不會繼續討論那項質詢。我想就總督為香港所做的一切，向他致謝，並祝福總督離港後事事順利。我特別感謝總督使香港政府變得更開放。他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每月一次到本局來花1小時回答質詢。我希望他的前任者會繼續這樣做。

對不起，我是指繼任者，我希望他的繼任者會繼續這樣做。主席，較早時候，總督列出一張很長的清單，列出香港在他管治下的各項成就。我感興趣的其中一句評語是，同時香港的貧富懸殊差距增大。我不知道總督是否承認這一點，他又認為當局可以做甚麼？

其次，總督支持老年退休金計劃。我不知道總督是否同意，計劃失敗是因為香港沒有為有關辯論作好準備。香港將來肯定要更全面地討論這計劃。

總督答（譯文）：在陸議員發言時，我在想，如果要我的前任者回來回答質詢，可能須要重新商討租借條款！

首先，有關收入或財富差距的問題。我承認，雖然我的現任及前任私人秘書都曾嘗試向我解釋堅尼系數，但我對堅尼系數是甚麼、其效率有多高，仍然一無所知，也不知它“係”甚麼“數”。（眾笑）

主席（譯文）：堅尼就是那瓶中魔僕！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近年公布的數字，大多低估了增加公共開支對貧困人士及處境不幸的人的影響。不過，過去5年資產價值、恒生指數、物業價格等的升幅都說明，擁有物業的人士肯定過着富足的生活，即使收入較低

的人士的可支配收入淨額有所增加，也不一定有助縮短貧富差距。

我只想提出兩點。一點是哲學性的，而另一點是政治性的。如政府埋首設法減低收入及財富差距，我認為這樣做不算好。設法增加每一個人可享有的財富，較所謂社會工程成功；前者大體上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的做法。

然而，貧富差距擴大，可能會造成政治問題及社會動盪。與其他亞洲社會不同，香港能夠避免政治問題及社會動盪，也許說明我們的做法亦算不錯。但是，當人們開始討論失業、輸入勞工、衛生及工業安全，以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為傷殘人士及社會最低層人士提供福利等問題，猶如上述問題象徵香港趨向社會主義的可怕現象時，實在令我擔心。

香港這個成功社會應關心的是，確保處境不幸的人、傷殘人士及收入較低的人士同樣享有權利，也得到公平對待。假如民主化步伐出現倒退，其過程的一部分是不理會社會上最貧困的一群，這對香港的社會穩定非常不利。

我想談談老年退休金問題。公務員事務司及香港總督，特別是公務員事務司以前擔任與就業、勞工事務有關的公職時，設法向市民解釋，老年退休金有甚麼好處，為甚麼值得在香港推行及為甚麼香港負擔得起等，我認為他們做得很好。可是，立法局及社會整體上似乎不同意我們的想法。或者說，香港市民同意但立法局不同意。我相信情況大概是這樣。

我們認為我們當時的建議是審慎的，香港也負擔得起，對老年人特別是貧困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即時會有適當影響。有些議員正在爭取某個水平的老年退休金，但我們覺得這樣做不夠審慎。另一些議員則認為，我們的建議是一種可怕的福利社會主義。

因此，我們正採用另一種方法，我希望我們可以成功執行私營強制性計劃。與我們以往建議的老年退休金相比，這計劃有些弊處，就是不能即時解決老年人的需要這個問題，當局也須繼續面對有關挑戰。我們曾透過提供更多福利及服務，試圖解決問題，可是，在適當時候，社會人士可能既要老年退休金又要強制性計劃，那時候，我們將要再探討基本退休金問題。我不知道。我的繼任者將要處理這問題，我希望在他處理這問題時，無論正方或反方的意見都會更一致，比與我和林先生爭辯這些問題的時候更一致。

主席（譯文）：梁智鴻議員會提出最後一項質詢，而總督先生會最後一次作答。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主席，由於今次是總督最後一次蒞臨本局，也是最

後一次萬眾期待的問答大會，如你允許，我想代表內務委員會說一、兩句話，而我深信我的朋友涂謹申議員是不會提出異議的。

總督先生，一直以來，本局出現不少政治爭拗，而你、政府當局和本局議員，甚至本局議員之間，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爭拗。對於我們大多數議員來說，這是健康的現象，我認為這也就是所謂多元化。

即使如此，我們在這裏是要為香港和香港人服務。至於你所做的是否稱職，明顯是見仁見智，而歷史無疑會作出決定。不過，在我心裏，你無疑已盡力做你認為對香港最好的事。即如奧威爾所說，你不能在任何時候都能取悅所有人。

主席，作為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而我想本局大部分議員也一樣，我想重複資深議員李鵬飛先生的話，那就是我代表本局祝你、彭定康夫人和你的家人，當然，還有你們的愛犬威士紀和梳打，萬事如意、一路順風！

主席，正所謂離愁別緒，或許讓我以兩項質詢輕鬆的作結。第一項質詢是除了縱情飲食外，甚麼時候是你在香港最快樂的時光？第二項質詢是如果你在過去 5 年是首相的話，你會做甚麼？當然，你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謝謝。

主席（譯文）：星相學家說這是兩年後的事。

總督答（譯文）：首先，我抱歉沒有機會回答涂議員的質詢。不過，如果日後我有機會重回議會回答質詢（且不論甚麼原因，但我相信這些原因必具爭議性），我希望屆時涂議員會在場，並且向我提問他一貫令人費煞思量的質詢。

讓我對梁議員剛才仁厚的言詞補充一點。當我在這個會議廳聽到議員辯論，或當我看到本地報章對爭議提出論據的時候，我最大的反應是，不論香港所面對的短暫問題和爭議是甚麼，香港的多元化將會長存，尊制獨裁將會被人遺忘。

當我聽到人們對亞洲人的價值觀發生爭議時說，香港人和亞洲其他地方的人對多元社會的價值不感興趣的時候，我只須看看每天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我們曾經對香港的民主發展和公民自由發生爭論，而我對此感到遺憾，

這些爭論可遠溯至七十年代末期。但我肯定 10 年、15 年或 20 年後，這個社會必定會變成一個自由社會，而且更為民主。這也是我對各份報章前來採訪的記者所說的話。這都是我熱切相信的，如果我沒有這個信念，我倒不如從窗口跳出去。香港人將會決定香港的將來，依我看來，那些相信自由和民主的人將會取勝。

至於如果我在過去 5 年是英國首相的話，我會做甚麼？我想，照現時發生了的事情來看，我會委任自己為香港總督！（眾笑）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按照《會議常規》，本席現宣布本局休會，並宣布本局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正續會。

會議遂於下午 12 時 45 分休會。